

蘭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暮春之初會稽山陰之蘭亭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有峻領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列坐其次仰觀宇宙之大俯視品類之盛一觴一詠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視品類之盛一觴一詠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甘肅文化精粹叢書

GANZHOU WENHUA JINGCUI CONGSHU

叢書主編 / 楊生效



# 翰苑茗香

HANYUAN MINGXIANG

黃岳年◎主編



蘭州大學出版社



甘州文化精粹丛书

GANZHOU WENHUA JINGCUI CONGSHU

丛书主编 / 杨生效



# 翰苑茗香

HANYUAN MINGXIANG

黄岳年◎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翰院茗香/黄岳年主编.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9

(甘州文化精粹丛书/杨生效主编)

ISBN 978-7-311-03959-2

I. ①翰…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8607 号

策划编辑 李 晖  
责任编辑 锁晓梅 余芬芬  
装帧设计 管军伟

---

书 名 翰院茗香  
丛书主编 杨生效  
主 编 黄岳年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mailto: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9(插页 2)  
字 数 172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959-2  
定 价 286.00 元(共八册)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 《甘州文化精粹》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张洪清 秦福伟

编 委 会 主 任：杨生效

编委会副主任：王登利 陈学彪 李亦武

张兴虎 贾红元 黄岳年

编 委：傅德锋 张全义 高文平 吴晓明

张述文 王专元 韩崇新 祁 强

赵海平 苏宏伟 赵江志 单成鹏

康文清 田 源 王建军 郑国珍

统 稿：高文平





## 序 言

# 是真名士自风流

王文思

孔子曰：“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应当承认，我没有资格为岳年先生这册书写序，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从学养上来看，他都是我尊敬的先生。从三年前开始读岳年先生的文字，到后来有机会见到并聆听先生纵古论今，我都只有敛首静听的份儿。先生是儒雅的人，爱好读书，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将一点有限的个人时间用于阅读与笔耕。在现今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所有出于爱好或耽于寂寞而愿意读书的人，都令人欣赏，所有在忙完了生计的时候，有心与《船山全书》之类佳册相伴终老的人，都值得尊敬。因了这份敬重与欣赏，我记起一句话，叫做“恭敬不如从命”，是以，尽管没有资格，仍然遵岳年先生之命勉为小序。荀子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希望这篇非序之序言而有当，默亦有当。

名士一词，从广义上讲，泛指有名之士，但在中国古代，名士另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专指那些才能过人，却不愿为官的有风骨的一族。《礼记·月令》有“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之句，郑玄为“名士”做注即为“名士，不仕者”。这类名士上可推至老子与庄子，他们虽然怀有经世治国之才，却平心静气，居于山野，志于著述。中国历史上可称为名士时代的时期是魏晋，那是一段黑暗的时代，为争夺政权，阴谋与战乱并起；那是一个绚丽的时代，因政局不稳，一些博学的人隐居以自保，为抒写无处施展的才略，他们放浪山水，斗酒狂歌。在后来的历史上，他们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正义，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朝代的更替为这类名士的归隐创造了条件。古时，旧朝老臣归附新朝会被视做没有气节，隐居并拒绝为新朝做事是有骨气臣子的上乘之选，张岱、陈洪绶、朱耷等等，皆是如此。这类名士原本学识渊博，又历经离乱，对世界对人生常常有着更深邃的思想和体悟，在他们身上，很有些可圈可点之事。

像王船山，在明朝无可挽回地被清朝取代后，拒绝清廷，隐居在老家衡阳的石船



山下著书立言，荒山寂寂，风雨凄凄，他的心念想来是苦的，是无法拯救的苦。可是，这苦并没有淹没他的气节，没有夺去他的才情。他不屈服于现实也不放弃自己，而是将丝丝苦点点痛放逐在旷远天地间，成绮思成妙想成绝唱，他笔下洋洋千万言的哲思给后世留下的是不朽是传奇。与王船山这种孤独隐逸、有风骨的名士相比，与王孝伯定义的“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的魏晋名士相比，赵普、沈葆楨、梁鼎芬、王闾运等人则为另外一种类型的名士，他们虽然也生逢战乱，却没有在朝代更替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痛苦，在朝为官则尽己所能为朝廷做事，在野为民则心安理得为学为师。

从古至今，名士多则多矣，岳年先生在读书过程中甄选出自己感兴趣的约二十位名士加以圈点，成为册页间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考证有议论有生发，闲来阅读，既可消磨时光又能增加学问，盖因所讨论的既有古人也有今人，不管今古，均无例外地有着共同特点：是真名士自风流。

2011年12月2日



## 自序

黄岳年

负暄翁张中行谈到太湖石的时候，透过其形体的可爱，想到小民的汗水甚至血泪。他后来是谢绝去看秦始皇的兵马俑了，说对于以李斯、赵高为左右手，焚书坑儒，想拥有万世统治权的暴君一向没有好感，及于兵马俑，他看见会想到已经死了的在上者仍在横行霸道，小民则在下俯首听命，唯忍，忍，忍。他觉得还会想得更多，如人性、历史，俟河之清，难免要痛心。于是遵循汉高帝吕后的高明见解，以为人生短促，不宜自苦，躲开也罢。他奉劝自己，为了养生，还是随缘看看太湖石，少想些秦始皇吧。

愚意与负暄翁，并无二致。惜乎身处僻壤，欲寻太湖石而不得，遂于断墨残楮间网罗一二，为追思贤者之乐。

闲来饮茶，与友人聊起书。改坡翁句云，戏作小字君莫笑，从来佳书似佳人。友人怂恿者再，说翰墨文字，诗酒佳意，于可有可无间见性情本色，亦人生苦短中一乐也。于是莞尔，在册页间涂鸦，戏题翰苑茗香。虽不免僭越狂妄之嫌，但心向往之的愿望，却是真的。

时光荏苒，三复其年。过去只是贵族享受的文明文化，现在是深入寻常百姓中了。套用摩登话说，这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所赐。只要愿意，人人可以饮上品茶，读翰墨书。大家都是雅人了。生逢其时，常兴三生有幸之叹。回望往昔，读书人或宦或隐，或读或耕，历历可讽。徘徊于文字记录的历史中，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者也。右军一语说中了历史，也说中了现实。且去翻书，且去品茗，莫论其他。

然而真实的文化，无不关乎人生，关乎性情，关乎民生。性情须要陶冶，生命亦当升华。圣贤如王船山，高道如刘一明，词客如顾太清，学者如王壬秋，宦游如梁鼎芬，读书如陆心源，前贤名士，事或可入茗，作茶余酒后谈资，而人，则已然千秋。虽是任人评说，却并不寡淡无味。且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做一回自由的自己。

忙碌于生计，或许忽略了人生和历史的滋味，何妨借书起兴。《旧约》有言：“已有之事将来必有，已行之事将来必行，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生太过匆忙，文字几成呓语。但话总还是要说的。于尘封的书册中找寻意趣，不失为人生快事。是为序。

2011年11月7日



## 目 录

序言/王文思 .....	I
自序 .....	III
王船山:元明两代一先生 .....	001
赵普和“半部《论语》治天下” .....	004
赵普之奸 .....	008
柳如是砚 .....	012
刘一明:乾嘉金丹姓字香 .....	015
顾太清:有清第一女词人 .....	023
周达武:兴教助学五世昌 .....	029
郭嵩焘说周达武诗 .....	036
关于沈葆楨 .....	040
王闿运过年记 .....	046
微博:说到梁鼎芬 .....	048
王韬之恋 .....	051
陆心源论说风水 .....	058
冒效鲁事略 .....	062
陆公遗迹未全迷 .....	066
卢冀野:师情依依答书迟 .....	070
俞平伯:神仙眷属琴瑟和 .....	076
林公武:乾坤胸襟自怡情 .....	083
韦力文字福琅嬛 .....	085
最关情处是竹山 .....	088
九十遁叟章好德 .....	090



先驱者的思想光辉 .....	101
张聘之事略 .....	105
丁师勤:音乐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休止符 .....	112
温暖一千年 .....	114
信札两通 .....	117
知音之赏 .....	119
中国有个“悦读时代” .....	121
我的书生活 .....	123
《水西流集》自序 .....	125
附录:	
读书种子黄岳年/王成玉 .....	127
相识在天涯/姜晓铭 .....	129
乡贤弱水轩主人黄岳年先生/傅德锋 .....	131
后记 .....	134



## 王船山：元明两代一先生

2004年,方克立给他的博士们荐书时,推荐了《船山全书》。方先生说:“我老了,不知道还能做多少事情!”在完成已承担的一项研究计划之后,如有时间和精力,他表示很希望能回到王船山,与《船山全书》相伴终老。他还说:“王船山是中国古代最渊博、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但是宋明理学,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我很欣赏侯外庐把他比做中国的费尔巴哈,对其思想和人格有一种特殊的敬重。”

四十年从事哲学与文化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博导,要把剩余的岁月许给王船山,是够让我们回想一阵的。从1982年至1996年,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了船山遗著,以《船山全书》为名印行,共16册,计46种。1998年11月,《船山全书》共16册成套推出第二次印刷本,印数为1500册,定价为880元。

《船山全书》的责任编辑杨坚先生曾经在书印出后,陆续把出来的书赠送给当世名家,以征询意见或结缘。当年,孙犁先生收到书后,于1991年5月10日写了《读〈船山全书〉》一文,孙先生说:“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谊,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对船山先生的评价,很多很多,不过,最能为我们所理解,并且最为亲切的,还是孙犁先生的话: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



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深谙写作三昧的孙犁，对船山先生及其著作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谭嗣同称船山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船山《题长乐石仙岭船山祠》诗云：“一代先哲开生面，万古流芳启后贤。”他的《自题湘西草堂书室》联语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就是说，生命已经成为一种累赘，只有把它奉献于华夏文化传承，才是惨淡的生命获得意义与升华的唯一方法。他写下的文字，五经四书、老庄佛道无不涉及，每一部都是顶峰之作。他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人物。

1675年，王船山写下了《走笔赠刘生思肯》的七言绝句：“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他是在“寤寐岂不思，力弱无能任”的无奈之下，在1677年作出最后选择，走著述终老之路的。终其一生，船山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此后，他在石船山下以“顽石”自况，潜心于中华学术的研究弘传。他后来在《庄子通·自序》中说：“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太可怕了，在场相当于不在场，生命已经埋葬在了过去。1685年，船山先生在《楚辞通释·九昭》里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遭闵戢志，有过于屈者。”他说屈原“放窜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寒夜萧静，一念忽兴。神驰楚塞之外，而所以雪耻振威西吞殽函者，皆若惟我之驱驰而得志然。”他是在梦里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便是孙犁说的“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了。他的儿子王敌在《姜斋公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更，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船山于1691年完成了最后一篇作品《船山记》。逝世前夕，他为自己撰写的碑文为：“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他还对儿子王敌



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以东晋名将刘琨、宋代大贤张载自况，是船山最后的心情。他的绝笔诗是这样写的：“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是酬清夜，人间无一字。”这是一个对恢复故国有着强烈愿望，在“留发不留头”的高压下至死保“全”，并以此自慰的“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这是大清的一个死敌。他说过并坚持以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

清朝末造，船山著作成了革命党人的武器。有意思的是，授予大家的武器竟然是曾国藩先生。曾国藩最先从真正意义上发现了这位同乡先贤的巨学术价值，他在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序言》里说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而不见知而无所于悔”。他应该是船山的知音。曾夫子杀人无算，再造大清，是为中兴名臣。船山先生从来则是大明孤臣，中华文明的传人。可是如果没有曾文正将船山之作全面结集出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这两个处在极端、论理应该水火不容的人，为什么成了隔世知己？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又看到了章太炎的《书曾刻〈船山遗书〉后》，章太炎引用了当时人们的议论，说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洪急曾缓，目的都是赶走满人，理由是曾国藩以后，汉人开始手握兵权，“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最后武昌起义，清廷命革。曾国藩实在是赶走清廷的发端者。“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章太炎说：“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袄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消灭洪杨后，清朝“权柄已移，所谓制人不制于人，其计抑或如论者所言。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剗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虽然，论国藩者，如《公羊》之贤祭仲，《汉史》之与平勃可也。自君子观之，既怀阴贼以覆人之国，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譎之甚矣。狄梁公为武氏相，卒复唐祀，其姑犹以事女主为谄。国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妇人哉？”“谓其不欲覆清，则未可也。”这一评价是到位的，也说透了“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蔽清宗”的曾国藩的心思。船山的名字在漫长的清王朝一直湮没无闻，曾国藩以后的百余年间，船山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学术评价，与黄宗羲、顾炎武并列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郭嵩焘曾为王船山题有一联，极有名：

笈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廉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如今，远在长沙的段炼兄，给我邮来了《船山全书》整整十六巨册，是1998年11月的成套本。触手爱书，想起的，是方先生的话，我也愿意在忙完了生计的时候，“与《船山全书》相伴终老”。

2006年8月16日晚10时许写毕。



## 赵普和“半部《论语》治天下”

说到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头就会被记起来。然而，治国竟然是如此这般的容易吗？这话对吗？“从来如此”，就对吗？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最早是南宋人说的。

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只）《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林駟《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在这段话下面，有小注云：“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此外，黄震的《黄氏日钞》，王称的《东都事略》，蔡绦的《铁围山丛谈》，吕中的《大事记讲义》，这些南宋著作中都说到了这个事。

罗书成于1251年，黄为1256年进士，蔡为蔡京季子，王是高宗、孝宗时代人，吕生活在理宗时代，几乎和罗、黄同时代。

元代脱脱等编修的《宋史·赵普传》（卷二百五十六列传第十五），有如下记载：

（开宝）六年，帝又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于普，及海物十瓶，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帝顾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着知之，当奏闻而却亡。”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

这赵普，收受贿赂，皇上竟然还不怪罪。这皇上不怪罪的主要原因，是“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那么，皇上眼里受贿的赵宰相，也还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赵普被看做书呆子，是不是这皇上的头脑出了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只读《论语》，人大约是“呆”不了多少的。看来，赵普读书的情况，还是值得认真考量的。

今之视昔，昔亦犹今之实也。从现在的现实看，某些官当大了之后，就会大兴土木，治宅建第，弄个豪宅或者别墅住一住。从传记上看，大宋的赵普也不例外。传记中说：

普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早称普市货鬻都下。权三司使赵玘廉得之以闻。太祖



大怒，促令追班，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

好家伙，看来我们大西北今天的黄土高原，童山濯濯，他赵大宰相也是要负一番责任的。是他派人“顶风作案”，破坏生态，买树砍山，坏了我们千百年的大好河山。皇上没有把他收拾掉，真要算他命大福大。千载之下，身处沙尘暴肆虐中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还不禁愤愤然。

赵普的脑袋是特别好使的，他常常念叨自己的短处。未发迹时的缺点，更是他说事的由头。也就是说，他很擅长于搞自我批评、自我作践这一套，大约也说了“我不是人”之类的话（说过之后，是人不是人的也必然没有人来追究），效果果然也不错，自然取得了皇上的谅解：

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达，谓普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言。

在官场中，年轻时候的赵普不过是个小吏世家出身的人。身处动乱，读书不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此人运气好得厉害，“东征西讨，无不如意”，勋业赫赫，最终做上了宰相。传记写道：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篋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这就又回到文题了。这里说的“学术”，指的是对书本知识的不熟悉，不是说他的实际工作能力。赵普的实际工作能力，那应该是很强的，不然开国宰相的位子，他是得不到的。就因为这段话，流传甚广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有了正史依据。这似乎成为古往今来的美谈之一。其好处一是显示赵普的谦逊，学问不多，仅通半部论语；二是显示《论语》的伟大，仅半部即可安治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三句《论语》看人生。”故事和神话编了一千年，人们也信了一千年。人其实是很容易上当的。赵普少年当小吏，对于学术所知甚少，当上宰相后，压力就来了，宋太祖常常劝他读书，晚年的赵普，读书已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宋太宗在他御制的《赵普神道碑》里说：“（赵普）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有宋一代的重文风尚，或许也是出于此种原因。

张其凡曾经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探索》一文，谈过赵普的问题。赵普的读书，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十四年之久的中枢生活，“有丰富的官藏图书可以供他阅读。这是有利于赵普读书的环境条件”；第二个是“宋太祖赵匡胤好读书，也常劝勉臣下读书，这也利于赵普的读书学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称赵匡胤“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建隆三年二月，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令尽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宋朝事实》卷二记载,太祖有“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慨叹。赵普是太祖的心腹、肱股之臣,怎么可以置圣命于不闻呢。《玉壶清话》卷二里说:“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隼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因是广阅经史。聂崇义,建隆初年拜学官,河洛之师儒也,赵韩王尝拜之。”这种情形下的赵普,不学也不行,不换脑子就换人,他肯定是不会拿身家性命当儿戏的。赵普不但从此转而好学,而且还拜了名师,做了高徒。这位皇帝的好学生,做出的成绩自然不俗,传记上这样记述赵宰相的能耐:

普性深沈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官,普立于官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对自己认准了的事,赵普简直是“死缠烂磨”。只是这个“死缠烂磨”,用正面的话说,应该叫做“有毅力”。这里的“久之”一词,需要引起注意,逆了龙鳞,还要等着,伴君如伴虎,心里面的忐忑,要有一阵子了。所以,赵普的心理素质,不能不让人为之叫好。

以下是关于赵普功业的盖棺定论:

真宗咸平初,追封韩王。二年,诏曰:“故太师赠尚书令、追封韩王赵普,识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兴运,光启鸿图,虽吕望肆伐之勋,萧何指纵之效,殆无以过也。自辅弼两朝,周旋三纪,茂岩廊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谋猷可复,风烈如生。宜预享于大丞,永同休于宗祏,兹为茂典,以答旧勋,其以普配飨太祖庙庭。”

这是许多年后当朝皇帝的评价,所给的待遇是很高的。赵普比魏征幸运得多,既没有被毁坟,也没有被抄家。这或许要归功于他和他的皇帝培养并遗留下来的温文尔雅的风气了。

《宋史·赵普传》记载:

论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陈桥之事,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理势或然。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昔傅说告商高宗曰:“学于



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与有力焉。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

这里又一次说到了他读《论语》的事。但说得更多的是他的事功。利国利民的赵宰相，也帮了自己的忙。

1962年，邓拓曾写过一篇文章，把“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一个读书少而精的例子加以推崇，此文后来收入《燕山夜话》。但从实际考察的情况来看，赵普读的不仅仅是半部《论语》，开了他胸襟和眼界、帮了他忙的，还有许多的书；是这些博览过的群书，成就了他的功业。当然，《论语》应该是他最熟悉的书。

2006年8月13日晚间写毕。





## 赵普之奸

谁是大圣大贤？在不同的人那里，标准大约不会统一。前日的英雄，后来成了匪徒；当日的匪徒，后来成了主人。是与非，有时候还真有些不大好分。在宋真宗的诏书里，赵普被“配飨太祖庙庭”，算得上圣贤者流了。可读《船山全书》，感觉又全然不是这样。

宋太祖赵匡胤从黄袍加身开始，一统江山，赵普是谋士之一，立了大功。后来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以至于赵普收受吴越王钱俶贿赂十坛“海产”，也就是十坛“瓜子金”，太祖都没有追究。

赵普弄木料，为自己营造府第，在秦、陇关山伐木，联巨筏运到京师使用。他的部下又私自在东京贩卖秦、陇大木，违犯朝廷禁令。虽然没有被立即追究，但此后赵普却失去了皇上的欢心，接下来就是触霉头，再接下来就丢了相位。

王船山读《资治通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读通鉴论》。在其中的《宋论》里，把宋朝称做“弱宋”。对宋朝的领导人，多有论述。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他在卷二《太宗》里专立一节，题目就是《赵普之奸》。之后几节里，也还有连续的申说。船山说：“唐亡以后，鄙夫以成奸之习气，薰（熏）灼天下而不可浼。”赵普是受到熏染最严重的人。要不是爱读书的宋太宗大量起用文士救弊，宋朝也会同五代一样，“同其速亡”。他是把赵普列入为奸“鄙夫之尤”，“鄙夫充位为之”，从而使五代列朝“一传而遽斩”，“与冯道等”的人物行列的。

在船山笔下，赵普是一个“阿附朋党，倾危善类”“密谋行险，戕害天伦”“陷于大恶而不能自拔”之人；和导致隋朝灭亡的杨素一样的人物，是一个“不仁之人”。船山并且声明，这是不是过头之说，“非苛责之也”。

赵普之奸，表现在哪里？

船山说：“谋焉而当，决焉而断，与之言而不泄，处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残忍以陷我于戕贼，则独任之而不恤。呜呼！天下岂有劝人杀其妻子兄弟而可托以社稷乎？”赵普的能力极强，具备了做帝王心腹的重要才干。但是，“劝人杀其妻子兄弟”，伤天害理，无所不用其极，又是他最拿手的长项。换言之，赵普是一个才干高，人品却极低的小人。

**其奸一：迫害功臣，阻止统一。**

“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赵普原为村学究，无甚远见卓识，却提出“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他生怕武将功高，妨碍自己的福贵，